

# 我似猫

吾輩ハニヤル

[日] 横山悠太 著  
宋 刚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我似猫

吾輩ハ猫ニナル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0155

WAGAHAI WA NEKO NI NARU

© Yuta Yokoyama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由日本讲谈社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简体字中文版,版权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做全面或局部翻印、仿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似猫/(日)横山悠太著;宋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02-010933-3

I. ①我… II. ①横…②宋…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3878号

责任编辑 于 壮 陈 旻

责任校对 李晓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4千字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3.625 插页7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5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933-3

定 价 29.00元

## 自序

可以说，我的寓所也如铁屋子一般，平日少有人访问。某日，偶或来谈的马君飘飘然的飞了进来。

“如果有我能够读的书，我的意思是说，以我所能读的日语，不必查字典也可以读的书，请您一定荐一本。”

我也许能够明白马君的悲哀。

他接着说道：“近来的日语，外来语一天一天的多下去了，歪歪斜斜的觉得仿佛道士的咒语或者学者们的暗号。”

“你可知道这外来语是我们学习日语的中国人的冤家！”

我因为从小生长在日语里，因而到现在才全然晓得他讲的道理。原来中国人这般看待日语，我忽而发生了

很大的兴味。马君那感觉恐怕正如皱着眉心看电气制品的说明书的老年人罢。

然而我和马君用日语谈天时，我仿佛觉得马君的日语比我还透彻，博学得多。“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这且不谈”“而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倘若我一去竟不回来了呢”等等，优美高尚的日语在马君的嘴里竟毫没有一些违和感。

我觉得很异样：竟遇到了平生在日本人中也不像会有的人，然而马君的确是这样的人。

于是我又略有些不解马君提到的心愿的必要。

马君的年纪，比我长一轮。他当大学生的时候，开始自己学习日语，生平一回都没有到过日本国，万想不到日语的能力竟至于如此之高，实在很值得惊异了。

“读一些过去日本人写的文艺罢！”我说完话，就毫不迟疑的从书架上摸出几本日本文的小书借与了他。这大半也还是因为寓所里的书架上多是这类叫做文库本的书籍。

过了三日，马君又飘进了我的寓所。马君刚跨进门，就从包裹里掏出我借给他的小书来。竟读得这样快！我

颇有些骇异：莫非他有点不大喜欢我借给他的那些日本文的书么？马君向着我说：“外来语的片假名的字母少了，倒是极好的。只是言辞和文章有些古旧，一些汉语全不是中国的现代的用法，陈腐得很哩！这模样，是读不下去的。其中有一个叫做夏什么的，连汉字也用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你看的这样的货色，在中国只能算马马虎虎的作家。”

看着马君在我面前毫无顾虑地给代表我们日本国的作家很大的侮辱，我很有些气忿了。但是我立刻平静了，似乎有了主意。这主意可是很有些荒唐，有些古怪，甚而至于有些过于夏什么的作家的马马虎虎了。于是我并没有将这主意告诉马君。况且我自己也觉得不过单是这样想，万想不到这主意将来有一日能够实行。

从那一回以后过了将近半年，正是上海办万国博览会很是热闹的时候。我却实在没有想到，我第三次失了职业。我只是每天抱着阴郁的心地过日，也不去想做什么别的事，麻烦。有一回，我竟想到改变自己的不好的心绪：爬上黄山去看一看罢。可是那时天气有些古怪，早上还像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下午就突然洒下一阵雨来。倘不

然,就算是晴天,也潮热得很,呼吸苦苦的,胸口闷得慌。不知不觉间,连身体都更加不喜欢出门了。

地上杂乱而尘封的中国语的教科书,连翻看的心思也没有。想读一读书,书架上的书籍却也早已经读完。闲来无事,有几日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所有的袜子上所有的洞也都渐渐被我堵住。终于,我想不出什么事做了。往常的我,也该早已图谋一份工作营生。可是我生来喜欢懒散而闲适的生活,于是决定过些时日再去思量。那时我还悠悠然的想:时机到了,工作自然会寻上门来找我的罢。

渐渐地我如暗室的孤灯一般,周围充满了没有经验过的灰色的无聊。《我似猫》这部作品,正是在这片百无聊赖而又养分充足的泥土里的作为我驱除寂寞的名目而诞生的一件东西。

然而至今我还没有写过小说模样的文章,只是很喜欢读,读着读着自然就想到了写。有一回,我趁势弄出来一篇暂且称作小说的东西,悄悄地放到了因特儿奈特上,打算推而广之。过了一个月,我终于忍耐不住打开来看,却发现没有一点被读过的痕迹。我有些气忿,决定自己重新

细细读一遍。读完后，我有了新的发现：实在是一篇不值一读的傻头傻脑的玩意儿。我飞快而且恐慌地消灭了这东西。“没有被人读，无论如何不能不说很是一件侥幸的事。”我想。

无聊与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我已经感到就死的悲哀了。这时，半年前马君的事情曾经留给我的启发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这启发便是：写一篇给学习日本语的中国人看的小说罢！我悬揣：我所想的那样的小说暂时还没有存在，在人间会有读者的所求罢。于是，我的所想与我所想的所求合伙使这启发变为起床了。自从有了这念头之后，我就和先前两样了。我所感到寂寞与无聊的灵魂复生了，我忽然觉得有了无穷的气力，这确乎很值得惊异。那时我甚至于淡淡地想：有所求的人，这便是我的使命感。

那一本有名的《我是猫》，是谁都知道的罢。我们的批评家马君看不上眼的那个夏什么的作家写的第一篇小说。《我是猫》是我大加青眼的文艺，当想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也想借此决定为《我似猫》。题目如此愉快地决定了，而内容却依旧一无所有。如果是株式会社的业务日

志,我确有些把握。可是小说,实在是毫没有一些头绪。

我踱到近处的公园,仔仔细细地观察园里的猫。如何似猫?猫又如何思想?如果细心研究,似猫的“似”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跳进草丛中,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喵”。我看了看四近无人,试了试四足着地。然而无论如何也打不定如何写的主意。

藤野君是在上海的而我熟识的唯一的日本人。有一日,藤野君打电话给我,邀我同去喝酒。他带了一包日本名产的七福神脸孔的人形烧糕打算给我。藤野君在上海一个学校里教初等中学和高等中学的学生日语。一星期前,他带上中国人的学生去了一趟日本国。途中,藤野君觉得这一路上观察学生们的反应实在有趣,见面之后便笑嘻嘻的讲给我听。那一日,我满脑都写着三个字是“我似猫”!因而对于藤野君的所见所闻全没有听下去。

不过藤野君的话里的一个青年人不知道因为什么格外留在了我的记忆上。当日深夜中,我独自坐在天山路与马当路的十字路交叉之处的面馆里,嘴上吸着酱油拉面眼睛望着窗外极静的夜空的时候,我想:这青年的事情能够当作小说来写也是说不定的……那一晚的蛾眉月冷而且

美,只是因为可悬浮颗粒物而确有些模糊了。

我向藤野君说想请客道谢送我人形烧糕的事情,电话那头的藤野君惊喜得声音也似乎发抖了。藤野君知道我是极不情愿邀人的人,因而又惊又喜了罢。我不露痕迹地设法使藤野君又谈起前回去日本国旅行的话题,又随口的问了藤野君学校的情形和中学生和高中生中的流行。使人爱说话向来是我的特长,我又很愿意听人谈天。藤野君从衣袋里掏出携带电话,给我瞧了旅途中摄的写真。我伸出手指点着一个写真中的青年人,问:“这一个就是那青年人罢?”藤野君到底可是没有说,只是眼睛里有些惊疑的神色看着我。

藤野君也终于觉察了,我失掉了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很有兴致地耸起耳朵听他,于是对我说:“不如走罢,一起到学校去看,怎样?我也将顺便回学校取一件忘记了的东西再回去住所。这饭馆离学校不远,步行去罢。”我十分快活的赞成了他的提议。

果然,这学校不算远,不几步就到了。淡蓝色的房屋里倒也现出整齐来,仅有一张圆的大桌摆在讲堂中央。壁上钉着富士山、新干线、舞伎、鲤鱼旗的写真。一株小竹子

静静的在讲堂一角立着。学生们用日本語写就的愿望挂在小竹子的树枝梢上。无论男女,所寄的希望大都是日本語的进步或家族的康健,中学生和高中生里许多的“叛逆的猛士”写的东西自然也是有的。夹在里面的一片纸片,与其他很有些不同,纸片上写的文字似乎竟有些日本俳句的味道。无需向藤野君证实自己的预想,我想这文字大概就是那念念不忘的青年人写的罢。然而那文字的意味我也不很明白,只隐约觉得是看到过的,却已经想不出在什么地方了。

不几日,大约是猫神附了体,《我似猫》这个小说的文字,猛然间开始层出不穷了,这缘由我当然也无从推度。大概使这猫神萌生的是藤野君携带电话上映的那青年人的烁烁的眸子或讲堂里小竹子上挂的纸片的小诗罢!虽然我依然没有质问过读过这小说的马君是怎样的一个感想。

——

拉面还未到。一起要的锅贴终于已经过了“趁热吃”的赏味期限，三分之二塞在嘴里，咽下肚去，拉面却依然未到。我伸下筷子去软软地夹起下一个锅贴，沾了一点黑醋，先咬了一半，咬的太多是很不雅观的。然后我向厨房瞟了一眼，又只能一面摇头叹气，一面吃下就要流下肉汁的另一半。我的这些断断续续的举动，总而言之，是全都半自动的，半无意识的。锅贴于是就余下一个。

对面墙壁的画上是两个赤膊的似浓云一样大的白胖男人，互相捏住了对方的臂膊在相扑。画面极平，全没有立体的感觉。旁边一个裁判模样的手里举起团扇的男人，和几个神情木然的围观的男人，虽然穿着衣服，同半裸的两人却梳着相同的发型，头发光油油的背着，恰如二十世

纪后半的首相一般。捏住臂膊的手的大拇指的方向颇不自然,与其余的四个手指一并朝向了一面。我用我自己的左手试了试,倘若不切掉大拇指再粘上去便摆不成画上男人的手的样子。

一个身穿明晃晃的马甲的保安员呆站在玻璃窗外的驻车场的门口。我的正面停着韩国的现代自动车,那两旁是马刺大、保路宝、阿吾帝,还有日本国的偷油塔。对面还有本茨、别摸我和驾嘎。自动车的颜色,大抵是黑、白或银白。红或蓝的自动车似乎比较的少,瞥一眼却能够先看见,将来要是能够买一辆,这样的是很好的罢……

拉面仍旧不见到,我于是把头移到孤独的寂寞的冷的最后一个锅贴的正上方凝视着。盛着锅贴的盘子的形状是新月似的,我发见新月的正中画了泥鳅模样的花纹,泥鳅仿佛还摇动着身子。我决意看清楚那泥鳅的全身,便就夹起了最后的锅贴,将盘子转过向来看,才明白写的是日本文的好吃的意思的“五”(う)、“妈”(ま)、“姨”(い)三个字。三个字排的阵势有些七歪八斜,也不是不能读成“五”“姨”“妈”。这种情形,恐怕“五”“妈”“姨”是最为妥当的读法。

“五妈姨”。

……就像熟睡时被猛然惊醒，又仿佛一支箭搭在弦上正在瞄准我的心脏。或者倒也并没有那样锐利，而是一个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的什么东西奇妙且巧滑地溜进了我的身子里面，溜到了最深处，仿佛是心脏，又不是心脏的地方，起波纹而加之荡漾了。连那心脏似的地方也随之摇动，使我的嘴不受控于脑而将说些什么了……

“五妈姨”。锅贴五妈姨。锅贴很是五妈姨。这饭馆的锅贴确是五妈姨。这饭馆的锅贴看起来非常之五妈姨。这饭馆的锅贴一定五妈姨之极。这饭馆的锅贴按道理一定五妈姨之极。这饭馆的锅贴一定全没有不五妈姨之极的道理……

能够想到的文句扩张了出去，真是如脱却了链子的没有终结的转轮……不知在何时，一碗拉面被放到了我的眼前。

脑里的日本语像摩尔斯电码一般时断时通地滴滴作响着，我吸了一口拉面。我把不多的胡椒和大蒜的粉末撒在拉面上，用筷子把两片叉烧中的那不成样子的一片完全压进汤汁里面，之后便连面一同夹起来放入嘴里。这一一

的动作依旧半自动的进行的同时,我的较为清醒的另一半仿佛从背后一把抓住了自己的肩膀,使劲了平生的力气晃荡……

不对了!

如此接龙!

便毫无意味!

此时此地,我确是从身体的外面看到了“五妈姨”三个字,而说出这三个字的又的确是我的唇舌。言语的源泉究竟是何处哩?……若言语不应该是身体外面的,那便应该是自己身体里面的罢。言语到底应该是从自己身体里面发出来的啊呀!可自己身体怎么……

然而我的思想其实却比先前困难得多。日本人对自己有各样的称呼。“私”“仆”“自分”“俺”,还有“吾辈”,这五个是极容易想到的。“私”是成人后常常用到的。“仆”一般被用作小孩子的称呼,或者是以下对上的谦称自己。这于我来说是无需思索的,无论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不会高高兴兴地扮演卑怯者。现在的我既未成

年,又不是小孩子,总觉得这两个全都不大合适。大约“俺”是最为适于我这样的人,恰恰在中国,“俺”字是乡下人从来都使用的,我知道这和自己的身份有点抵触,便不打算再用。于是余下的便只有“自分”和“吾辈”这两个了。我在极长期的踌躇中想:“自分”写作“余”,“吾辈”写作“咱家”,到底“余”写起来从容一些,以后就用这个罢。

渐渐地冷静。余将该怎样?我自己也知道得不很清楚。可是这“余”究竟是我自己决定用的,况用了也不至于感到困难,于是决意将自己整个人暂且交付“余”。我要说的是,从此以后的一些时候,无论是我所看,或是我所想,甚至于在无意识中浮在我眼前的或时时记起的往事,都将用“余”这一语称呼自己,聊以慰藉在寂寞里长大的青年的我罢。

## Φ Φ

此时,余正是在苏州。从今年九月以来,余的学籍便列在苏州城的一个科技学院里了。母亲再三要余留在上海,而余却一味任意地只想离开。即使是水平低下的大学,也不能够离开上海,这便是人们的公意,然而余却恰恰

违了这公意，便成了现代的中国人眼中失了位置的人。先前的高中的朋友，据说大半已经上了上海的学校了。另有几个往加拿大、豪州去留学。留学日本的打算早已朽烂了，那以后余便不再学习什么日本语。离开学还有两月左右。“倘使晚去几天的话，便租不到满足的屋了罢！”余借此拉了衣箱便离开了因万国博览会满眼是全身中热血沸腾的人们的上海了。

一到苏州车站，就看见许多陌生的人在陌生的站成群结队的等待出租车。余微微的叹息，只看了看天空，便拖着衣箱排在了末尾。毫未想到的是苏州的太阳竟也吐着毒焰。其间虽有过两个乞丐、三个黄牛、五个黑车的车夫，但都遭了我的谢绝。在太阳的火焰与毒之中，余等了约有一个点钟。

大学在苏州的西面，余只是姑且使车夫一路向西寻过去。跨过运河时，余看见不远处巨鳌般的吊车，车夫说那是寺院的改装工事。大概是太过于夸张，在余看来，或有些失了古韵，很像是主题公园了。看到不动产中介的看板以后余便下了车。带我寻住所的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小哥儿，听不出口音，一问果然是徐州长大的人。颈上紧